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

華

名

著

傳承千載文明
開闢中華未來



卷三

京華出版社

中华名著

吴樵子 主编

中华上下五千年

卷三

京华出版社

二十九、鉴真东渡

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成功,随日本遣唐使东渡日本弘法。鉴真和尚(688~763),扬州江阳人,俗姓淳于,14岁出家为僧。他到过东都洛阳和长安,跟随高僧受中宗礼聘,为中宗解经,并在洛阳、长安讲道。天宝元年(742),在中国已有10年的日本高僧宋睿、普照等从洛阳至扬州,访谒鉴真,恭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弘法。从天宝二年到天宝九年(743~750),鉴真先后5次东渡或准备东渡,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天宝十二年(753),鉴真一行由扬州出发到苏州,在苏州改乘遣唐副使的船东渡。同年十二月抵达日本,受到隆重欢迎。次年(754)四月为圣武天皇等授戒。天宝十四年(755),又在东大寺坛院授具足戒。同年,日建唐禅院,使鉴真居之。圣武天皇死后,日以供御大米、盐供奉鉴真。代宗广德元年(763)五月,鉴真圆寂于招提寺。鉴真东渡,不仅对日本佛教,而且对日本的医药、建筑、雕塑诸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事件。

三十、回纥的兴衰

唐初,漠北九姓铁勒之中,回纥是其中的一支。它在摆脱突厥统治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壮大。回纥部落联盟由九个部落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訖、阿勿唃、葛萨、斛温素、药勿葛、奚耶勿。以药罗葛部为首,驻牧于仙娥河(又名娑陵水,今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在薛延陀之北。

贞观初年,首领菩萨以五千骑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兵十万,虏获大批突厥部众。二年(628年),突厥内部大乱,薛延陀首领夷男率领七万余家与回纥等部配合,击败了颉利中汗为首的东突厥统治者,于漠北郁督军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建立薛延陀政权,回纥依附于薛延陀,首领菩萨自号颉利发,设牙帐于独东水(今土拉河)上。贞观三年(629年)向唐朝贡。这时的漠北以薛延陀和回纥最为强大,夷男死后,薛延陀统治者率兵侵扰唐境,破坏社会生产。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内乱,唐朝派兵出击,回纥乘机联合各部,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占据它的部众和地区,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同年,吐迷度派遣使节到唐朝,请求内附。太宗至灵州(今甘肃灵武县)、泾阳,接受其归附,在薛延陀、回纥及其他铁勒部众及地区分别设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酋长被委任为都督,刺史及长史、司马者为数达数千人,统一归属燕然都护府管辖。唐在回纥地区开辟交通大道——“参天至尊道”,置邮驿(“过邮”)68处。

东突厥在灭亡后十年左右,默啜可汗又建立了后突厥政权,经过东征契丹,向北征讨铁勒所掠夺的地盘,,最后占领郁督军山。回纥诸部再次遭受突厥的奴役,一部分回纥部落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之间,未迁的回纥人附属于后突厥。开元四年(716年)在唐廷的帮助下。留居未迁的回纥在伏帝匐带领下杀掉默啜,代替默啜的默棘连可汗(苾伽可汗)大兴复仇之师,向土拉河岸进攻,回纥南奔投唐,唐将其安置在大武

军(大同)之北,再次与汉族融合,直至天宝时期,吐迷度的第六代孙骨力裴罗时期,在唐的协助下,一举消灭了后突厥,占据了突厥故地,统一了漠北。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宝三年(744年)受唐册封为怀仁可汗,将牙帐迁至鄂尔浑河流域的哈喇巴喇哈逊(黑虎城)。

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叛,并在以后保卫北庭收复轮台、西州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交往中,回纥经常以马匹交换唐朝的丝织品和茶叶,往往达数万匹。回纥商人来唐经商者也不下千人,他们中有些人与唐人通婚,长留长安。唐朝也曾先后三次以宁国公主、襄穆公主、安定公主出嫁回纥可汗。

贞元四年(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自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三十年代,是回纥最强盛的时期。此后,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走向衰落。居住在回鹘西北的黠戛斯人乘机进攻,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政权瓦解,大部分回鹘西迁,小部分依附于黠戛斯和东边的室韦、奚,另有一部分投靠唐朝。

西迁的回鹘分为三支,一支迁至葱岭以西,一支迁至河西走廊,一支迁至西州(今吐鲁番)。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人,牙帐设在甘州,这一支通常被称为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因此时河陇被吐蕃占领,所以河西回鹘依队于吐蕃,后又归附张议潮,随着吐蕃的衰落,回鹘力量强大起来,进一步控制了河、兰两州,扼制住西域与内地交通的孔道,又打败了瓜、沙地方势力。西夏用兵河西,攻占甘、凉、瓜、沙等州以后,河西回鹘隶属于西夏。迁至西州的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不断向西发展,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都城在今吐鲁番以东的喀喇和卓。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即回鹘的后代。

三十一、朔方军始末

朔方军是唐开元天宝时的方镇之一。它开始于边将的屯防。唐初,戍边军队大者称“军”,小者称“镇”、“守捉”、“城”。军、镇、守捉、城之上设“道”,道设大将军一人统领,称大总管,后来称大都督。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所以称节度使,包揽一道的军政大事,开元期间,玄宗为了在边疆建功,设十节度,朔方军节度使便是其中之一。开元元年(721年)唐王朝为防御突厥,建立朔方军,朔方军的统领朔方节度使统兵67000余人,辖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等地区,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部)。自建立之日起,朔方军便成为唐王朝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开元十年(722年)朔方军大破突厥。凯旋时受到唐玄宗的款待。开元十七年(730年)朔方军又攻破石堡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南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朔方军辖区进一步扩大,增领泾、宁、庆、陇、丹、延等十二州,朔方军节度使兼任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天宝初年,唐著名将领王忠嗣任朔方军首领,他以“持重安边”为宗旨。战则必胜,又不轻易在边疆开战,因而名声大振。唐中、后期的名将李光弼、哥舒翰、郭子仪等皆出自王忠嗣的军中,由于边功显著,王忠嗣被任命为四镇节度使,天下精兵良将大都集中在他的军队中,朔方军也因此而名声大振。王忠嗣的盛名引起权臣李林甫的忌恨,其惧怕王忠嗣出将入相,与自己争宠,故存心加害。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上书,奏称胡人将领安禄山有谋反的迹象,又根力阻止玄宗无故出击吐蕃。李林甫乘机指使党羽诬告王忠嗣贻误战机及伺机谋反,唐玄宗听信谗言,王忠嗣被免官下吏,后经哥舒翰的力保而免于一死,贬为郡太守。朔方军由张齐邱统领,天宝十年(751年)李林甫遥控朔方军节度使,次年,朔方军副节度使李献忠率兵起事,李林甫无奈,自己请求解除朔方节度使的职位,以安思顺代替他。

· 史 ·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反叛朝廷,安定很久的唐王朝束手无策,河北诸城的守军非降即弃,叛军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便渡过黄河;进入洛阳附近,朝廷仓促应战,任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至洛阳迎战;任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驻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阻止叛军南下;任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屯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守护关中。由于朝廷求胜心切而频频干扰前方的将士的作战,唐朝军队在与叛军的交锋中纷纷失利,不到半年的时间,洛阳与潼关相继失守。此时朔方军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在安禄山部将高秀岩进攻振军(今内蒙和林格尔北部)企图配合安禄山主力进攻关中时,郭子仪出兵,击败高秀岩军,并围叛军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后又出兵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收复常山(今河北正定县)等地。由于朔方军的英勇善战,使其成为唐王朝平定叛乱的依靠。至德元年(756年)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到朔方军治所灵州招兵买马,在朔方军劝告下,李亨即位,是为肃宗。肃宗派李光弼出井陘,郭子仪进河东,牵制住史思明、安忠志、安守忠、田乾四支叛军。郭子仪与李光弼控深沟高筑垒,敌进则守,敌退则追,使叛军疲惫不堪。唐军以逸待劳,抓住了战机,郭子仪曾率朔方军一度攻克潼关,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指挥收复两京的作战,朔方军成为平叛的主力。九月,唐军及回纥兵15万人在香积寺(陕西长安南部)大败叛军,一举收复长安,郭子仪挥兵向东进发,到达陕州,用朔方军中的回纥兵迂回抄袭,击败叛军主力,攻克洛阳。此时,河西、河东、河南地区各城都被唐军收复。宦官鱼朝恩进谗言于肃宗,认为郭子仪功高震主,肃宗召郭子仪还朝,解除其兵权,任李光弼统领朔方军。此时史思明军再陷河、洛,西边吐蕃又逼扰京师。上元二年(761年),李光弼兵败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朔方军节度使李国桢被部下杀害,肃宗不得不重新起用郭子仪统领朔方军,不久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广德元年(763年)代宗即位,听信宦官程元振的谗言,再次罢郭子仪副元帅之权。郭子仪因仆固怀恩平河朔有功,把朔方军节度使之衔让给仆固怀恩同年,仆固怀恩被宦官逼反,吐蕃、回纥亦相继进犯,郭子仪再次被起用,任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河中、振节度皆归朔方军指挥。永泰元年(765年)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说服回纥归唐,反击吐蕃,大败十万吐蕃军,稳定了关中局势。自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十四年(779年)郭子仪一直担任朔方军节度使。在当时蕃镇割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朔方军始终忠于朝廷,是蕃镇的牵制力量。在郭子仪统领时期,朔方军达到空前的强盛,在平叛及维持唐王朝的统治上,朔方军立下汗马功劳。郭子仪死后,朔方军逐渐衰弱,兴元元年(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反唐,唐后期名将浑瑊被朝廷任为朔方节度使,护送德宗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又率军参加讨伐李怀光的战争,平定了河中。此后杜希全任灵州大都督,朔方军辖地越来越小,声势也日趋衰落,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朔方军为韩遵、韩逊等割据者掌握,五代时为唐所吞并。

三十二、唐代的盐铁官营

唐初不重视盐税,对于盐池盐井,沿袭隋朝,实行“与民共之”的制度,允许人民自由开采,朝廷只是在部分盐池设监进行管理,海盐地区则可以以盐代租。但此后对于食盐另行征税的作法已逐渐开始。睿宗末至玄宗初,已分别在蒲州盐池和关内盐池设立了盐池使。分别由蒲州刺史及朔方军度使兼领。开元九年(721年)河中尹(蒲州刺史)姜师度,调集士卒开拓已干涸荒废的安邑盐池(在今山西运城)水道,置为盐屯,使官府和百姓都获利很大。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求朝廷收回盐铁利权,实行盐铁官营,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朝廷派将作大臣姜师度及户部侍郎强循等人,“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但由于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 史 ·

三七九

的条件并不成熟,而且由中央直接征收盐税的办法也遭到反对,所以不久即下令停止。规定各地盐税仍照旧有办法由州县负责征收。根据史料记载,此后朝廷在池盐地区或置盐屯,仿照屯田办法。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采取租分给有力之家的办法,按定额征税。此外对于西南地区的一些盐井也采取了规定相应课额,并按月征纳的作法,对于池、井的管理和课税也都要通过州县。

安史之乱爆发后,一些地区的赋税征收陷于瘫痪。为了应付浩繁的军费开支,朝廷决定在所控制的地区内实行盐铁专卖。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命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的开端。第五琦立榷盐法,于产盐地区招游民及业盐者为亭户,免其杂徭,专业生产食盐。所生产的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亭户并由政府置监院进行管理,严禁盗煮私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代宗时,刘晏任东南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为了使盐铁专卖得到更广泛的实施,他在改革漕运的同时,还“上盐法轻重之官”,对榷盐法作了改进。鉴于专卖设置官吏过多会有扰民之弊,故刘晏在盐法规定,只在产盐地区设官“因旧监置吏”,将从盐户手中贱价收购到的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贩各地,对其所去之处不加限制。这种作法,历史上称为商运商销的“场专卖法”。为了保证官盐畅销无阻,刘晏还严禁州县用置堰埭的办法向过境商人征税。对于江南、岭外距产盐区远处,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在盐少时好平价售与百姓,以防止盐商利用盐荒抬高盐价。此外刘晏还完善了专卖成场、监、院产销与管理相结合的系统。在实行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唐中央政府的盐利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刘晏初任盐铁使时,江淮盐利只有十四余万缗,但到代宗大历末年(779年前后)已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从此,盐利成为两税之外,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收入。刘晏任使时,还以盐利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漕运经费,从而保障了漕运的通畅,促进了二者的结合与发展。

德宗建中时期(782年前后),朝廷与藩镇的战争接连不断,为了增加民赋以供军,朝廷大幅度提高盐价,使江淮海盐与河中两池(安邑、解县)的榷价都达到每斗370钱。同时由于战乱,唐朝对于专卖的管理放松了,商人也趁机抬高物价,私盐充斥市场,“官收不能过半”。百姓困于盐价之高,只好淡食。以后军费日增,盐价也愈贵,民间甚至有用数斗谷换一斗盐。尽管朝廷派出了更多的巡史以缉捕私盐,但犯法者却越来越多。贞元末盐铁使李琦将盐利“尽入私室”,并用作对皇帝的贡献,使榷盐法遭到更大的破坏。顺宗即位至宪宗元和初期(805—808年)杜佑和李巽相继任使,对于盐法进行了大规模整顿。将江淮盐价减到每斗350钱,河中两池盐价,减到每斗300钱。并恢复了各地的常平盐仓,取消藩镇私自向过往盐商征税的堰埭,并对私盐加以惩治,还规定盐利归于度支(即上缴国库)。盐铁献上报盐利必须以实估(市场价格)等。经过这次整顿,盐法重新得到贯彻,盐利也连续数年达到或超过了刘晏时期的水平。此外元和、中宪宗平定河北藩镇,也曾一度在其地置榷盐使及榷盐院,实行榷盐,但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恢复,榷盐也很快被取消。

唐代后期,唐朝廷与藩镇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盐专卖的实施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朝廷由于对藩镇作战之需,致使盐价不断上涨,私盐由此日益猖獗。尽管朝廷为此制定了愈来愈严酷的刑法,仍无法阻止盐户与商人的私余犯法活动。同时商人或仰仗藩镇,或勾结官府,“少纳榷价,多得羡物”,成为朝廷盐政收入不断减少的一个原因。为此,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曾建议改行官销,由州县主持卖盐,但遭到韦外厚等人驳斥,商销法才得以继续实行。另一方面,藩镇势力日益发展,利用各种方式截留盐税,与朝廷争夺对于专卖的经营权。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削弱,中央政府的能控制的地区逐渐减少,盐税收入大部分入藩镇之手。宣宗大中末至懿宗咸通中(857年以后),由于对南诏作战及镇压庞勋起义,唐朝已丧失了江淮的大部地区,能够控制的产盐地惟有两池,但僖宗中和元年(881年)以后,两池也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据,仅“岁贡盐三千车”,表明中央政府对与京

师附近地区的专卖经营权也不能控制。不久朱全忠攻入关中,天祐三年(906年),他被唐廷授以“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之职,标志着唐政府专卖主权已彻底丧失,专卖活动也已彻底结束,盐铁处权已完全转移到五代军阀的手中。

三十三、两税法

唐初,自耕农土地占相当的数量。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地主官僚势力的膨胀,使均田农民的土地不断被侵吞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逃亡到异县他乡,成为没有户籍的客户。这种现象在武则天时期已经比较严重,至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宇文融主持括田括户,括得逃户80余万以及一部分籍外田亩,反映了均田制破坏的严重程度。大量的逃户在陌生的地方没有土地耕种,势必要佃作地主的土地,正在恣行吞并、广置田庄的大地主阶级自然愿意让客户佃。所以大量的逃户依附于地主,使唐朝政府的税收和力役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维持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政府用各种办法控制人口,或严厉处分,或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农民,但都无法使逃户还乡。宇文融括户的后期采取相对的缓和的措施,客户可以在所在地附籍,给复五年,并改以收税钱。客户税钱比租庸调的征收负担减轻了,因而,附籍的客户相对踊跃。从天宝中计帐来看,当时按户等征收的户税和按田亩征收的地税额已相当可观,户税平均每年约得200余万贯,地税有1240余万石。因为地税、户税的征收面相当广,包括上至王公百官,下及黎民百姓的各级人户,所以,在租庸调制无法推行的时候,地税与户税的征收就成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两项重要收入。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土地兼并和编户逃亡现象更加严重。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国家赋税征收地域大大缩小,只有依赖关中、河南和江淮以南地区。为了筹措政府开支和军费,不断逼取赋税,使农民无法支付,逃亡后又殃及邻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代宗初年,分别有十几支起义军活动,其中较大规模的有浙江袁晃起义军和安徽方清起义军。使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大为震撼。为了稳定局面和寻找新的赋税征收办法,统治阶级不得不在赋税制度方面进行一些改革的尝试。

代宗除了在大历四年(769年)正月下敕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也对地税的税额确定下来。不仅增加了税额,而且确定了夏、秋两次征收的办法。

与此同时,京畿、江淮以南的一些地区已经先后出现了区域性的新税法。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每十亩官税一亩。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提出量产为赋的征收办法,防止豪姓转移籍贯脱税,这种按财产多寡分等纳税的办法在浙西得到正式的实行。大历末年,舒州刺史独孤及虑租庸调之不行,想以口赋来代替。上述这些适应局部区域新税法逐渐取代了租庸调向百姓征收,遂使适于全境的统一税法的产生成为必然。两税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德宗即位,杨炎秉政后立即上疏,确立新法。新法的征收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说,不再区分本贯土户与外来客户,以所在的资产为依据,上籍纳税,以阻止那些官僚、富人在他州县购置田产,以寄庄户、寄住户或客户的名义享受轻税优待。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收,一律以贫富为等级。具体的征收办法是:

1. 将建中以前的正税、杂税及徭合并,为“两税元额”,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总额为准,实则以大历年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为准,各州、县依据元额为准向每户摊征。

2. 税额分为两种,一征以斛斗,以垦田土地面积征收;一征以税钱,依户等高下摊征。

3. 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两税”的得名就来源于此。

4. 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

5. 租、庸、杂徭悉省,然丁额不废。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德宗以敕诏的形式将两税法公布于天下。

两税法以税产代替了租庸调的税丁,这一征收原则符合当时土地集中与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它的实行,是土地制度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这一税制对以后历代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税法在初行后的一段时间里,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入不敷出问题。两税法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首先是户等不能做到严格的调整,自建中以后政府就长期没有再定户等,因此,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难以切实贯彻。其次是土地的买卖与兼并日益盛行,贫民卖地后却深受产去税存之苦,无力交纳的贫民只有逃亡。而且,两税中户税以钱征收的办法,因着货币流通量的不足,而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纳税者向市场提供商品粮和绢帛,换来钱币交税,其中因钱货比价的差异,使纳税者无形增加了数倍的负担,折钱交纳的问题成了唐后期朝野争论纷纷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两税法的这些弊端,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弥补正税的匮乏,政府想尽办法搜刮百姓,于是各种加征随即产生了。

在初定两税时,一切新旧征科皆并入两税,除两税外,不得擅自增加。但是,由于财源的缺乏加之战事不已,政府除了在两税范围内以折纳、折杂、虚实估等办法使民众的实际支付大为增加,此外,又明确提出了各类加征与科配。

建中三年(782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所在道两税钱内每贯增加200文,德宗同意,并让各地仿效,皆于每贯加征200。贞元八年(792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朝廷也批准了。元和二年(807年)严礪在梓、遂二州的两税外,又加征钱7000贯文,米5000石。在两税加征之外,还有青苗钱与地头钱的征敛。和两税一样,青苗钱也分夏、秋两次征收,在一些地区,青苗钱随其所便,或纳粟,或纳钱。地头税作为青苗钱的附加税存在,直到五代十国时期一直存在。在唐代后期以至五代,又出现了纽配、摊征、加耗等各种名目。此外,榷酤、税茶等专卖制度的出现,也是通过流通领域间接收税的办法借以增加收入,弥补正税的不足。这些名目繁多的额外负担,无疑起到了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

三十四、二帝四王之乱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李宝臣在世时,曾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结好,并商定,欲将土地传给子孙。田承嗣死时,李宝臣向代宗竭力请求以节授田悦,代宗应允。现在,宝臣卒,所以田悦多次上请由宝臣的儿子惟岳继袭。德宗为了改变前朝的弊端,坚决不准。李宝臣部将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不报,谎称李宝臣表文,请求以惟岳继袭。德宗不许,并派遣给事中班宏前去探望。班宏对李惟岳的厚赂拒不接受,回朝后如实禀报德宗。于是,李惟岳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遭到朝廷的拒绝,乃与田悦、李正己合谋勒兵拒命,田悦派遣兵马使孟祐率步骑五千向北帮助惟岳。在诸镇当中,梁崇义虽与李正己连结,但兵少势寡,所以,对唐礼数最恭。德宗加封崇义同平章事,妻子都加以封赏赐给铁券。

· 史 ·

五月，为夺取邢、磁（今河北磁县）二州，田悦派兵以使康悺率领 8000 人围邢，以杨朝光将 5000 人于邯郸西北断绝昭义将兵，自将数万兵围临洺（今河北永年）。年月，河东节度使以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当时，马燧先以使臣送信给田悦，田悦以为马燧惧怕，遂不防备。马燧乘机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在邯郸扎营，击破田悦的分支军队，田悦才急忙出战，以李惟岳兵 5000 助杨朝光，马燧次日攻朝光，田悦以万人前往救援，唐军大破朝光，获首虏 5000 余级。随后，马燧又进军临洺，田悦大败，引兵在夜间逃走，邢州围解。

李正己卒，子李纳继袭节帅，以大将卫俊率兵万人，与李惟岳兵士 3000 共投田悦，田悦乃收合散卒二万余人，驻扎在洹水（今河南安阳以北），这时东有淄青，西有成德，首尾相应。马燧以诸军驻扎在邺。

八月，李希烈大破梁崇义于襄阳，传首京师。易州守将张孝忠在范阳节度使朱滔劝诱下归顺。九月，德宗任命孝忠为成德节度使。李希烈既得襄阳，遂据为己有。德宗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希烈退出，还蔡州，寻徙镇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十一月，宣开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兵于徐州、江淮漕运遂通。

三年（782 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悦收余兵 1000 多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为河南军所逼迫，逃奔濮州（今山东鄄城县），李惟岳束鹿的驻兵被朱滔、张孝忠攻破，张孝忠带兵到义丰；朱滔驻扎在束鹿。康日知以赵州归唐，惟岳将兵马使王武俊起兵杀惟岳。于是，唐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于朱滔。朱滔向德宗请求深州，朱允，由此生怨，留屯深州。王武俊也对此任命不满，以为杀惟岳功在自己，功应在康日知之上，又看不起张孝忠，更怨失掉赵、定二州，以为朝廷不愿以旧将为节度使，又逢朝廷命他以粮马给朱滔、马燧，更以为魏博既下，恒冀必然成为唐朝夺取的目标，分粮马是为了削弱他的实力，所以不肯奉诏。田悦利用朱滔的不满，劝其反正救赵，又许以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朱滔派判官王郢和许士则到恒州，鼓动王武俊，三镇连兵。德宗诏发卢龙、恒冀、易定兵马讨伐田悦，王武俊不肯受诏，执送使者与朱滔。朱滔则诱骗部众反叛，取宁晋留屯以待武俊。武俊将步骑万余人取元氏县，然后东趣宁晋与朱滔，南救魏州。德宗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及神策军步骑 15000 人东讨。李怀光在愀山之西击败朱滔，斩杀千余人。王武俊引 2000 骑横冲怀光军，朱滔引军继进，官军大败，退保魏县。朱滔率军队驻扎在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德宗任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郛、登莱、齐州节度使，以马燧兼任魏博、濮相节度使，加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神策行营诏讨使李晟请将兵北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图范阳，得到德宗的许可，遂引兵北趋赵州，与张孝忠合兵向北谋划恒州。

十一月，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为齐王。朱滔为盟主，称孤，武俊三人称寡人，各以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置东西曹，视唐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唐制。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于四年（783 年）正月遣将李克诚袭陷汝州，唐以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讨伐。希烈小败后以封有麟据守邓州，致使南路断绝，商旅不通。

五月，李晟谋涿、莫二州，以断绝幽、魏往来之路。李晟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清苑，朱滔派 1500 兵马相救，李晟大败，退保定州。

李希烈攻襄城，宣武节度使李勉率派部将万人救襄城，德宗派 3000 人协助他。李勉欲乘许州空虚，以兵袭之，襄城围自解。德宗以为勉抗旨不遵，救兵不得已退回。许州守兵乘机追击唐军大败，死伤大半。德宗速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 5000 至京师，以犒赐不丰，兵士哗变，攻入京城，德宗出奔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之兵有的未出潼关，也归来投奔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

· 史 ·

三八三

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晟、马燧、尚可孤也收兵入援。在奉天，浑瑊坚守危城，与朱泚相持一个多月，城中资粮几尽。诸路援兵到达，大败朱泚，怀光又击败朱泚别军。泚率军退守长安，奉天解围。但不久又发生了李怀光的叛乱，迫使德宗再次出逃，避往汉中。李晟指挥邠宁、奉天、昭应、蓝田的唐军挽救危局。怀光被迫逃往河中（今山西蒲县）。兴元元年（784年）德宗返回长安，次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

德宗回到长安后，赦免了田悦、王武俊、李纳的罪，并赐以官爵。李抱真在河北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劝武俊归唐。于是，三人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特加检校左仆射。

李希烈自称楚帝。朱滔于兴元二年病死后，将士立刘怦为主。唐廷任以幽州、卢龙节度使。贞元二年（786年）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仙奇降唐，被朝廷委以淮西节度使。后吴少庆以替希烈复仇为由杀仙奇，自为留后，朝廷承认他为淮西留后。这场为传子制而引起的大混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廷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由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由于唐廷的姑息出现的二帝四王之乱的结局还是以唐廷的让步而告束。

三十五、蕃将的崛起

蕃将，即在唐朝任实职的少数民族武将。玄宗朝以前的蕃将，多属率部众内附的少数民族酋长，内附后仍统辖其部众。在李唐夺取政权过程中，蕃将起过重要作用。在唐前朝的对外战争中，蕃将及其所部一直是最主要的战斗力。蕃将还是北门戍卫的主力。

史大奈，原为西突厥特勤，同处罗可汗入隋，曾随隋炀帝伐辽。大业十三年（617年），史大奈率所部从李渊起兵太原，在击败桑显和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平长安后，受赐姓史。武德初，史大奈作为主要战将，随李世民打平了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贞观初，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襄国公，食封户三百。

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莫贺可汗之孙。贞观六年（632年）与母率千余人赴州内属。唐太宗将其所部安置在甘、凉二州，任命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他同李大亮等在赤水川讨伐吐谷浑，奋勇突击，大获全胜，以功获太宗信任，担任宿卫北门重任，检校屯营事，尚临洮县主。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贞观十年率部众内属后入朝，拜左骁卫大将军，部众在灵州安置，尚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典卫屯兵。贞观十四年（640年），阿史那社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的大总管，随同侯君集平定高昌，均建大功。阿史那社尔得任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贞观十九年（645年），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随唐太宗征高丽，均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阿史那社尔以功擢兼鸿胪卿，契苾何力任前军总管。有大功，负伤后太宗亲自为他敷药。

执失思力原为突厥酋长，贞观中任左领军将军。贞观十九年，执失思力在太宗征高丽时，受命屯兵金山道防御了薛延陀十万之众。他诱敌深入，然后反击，“追蹙六百里”。不久，又从江夏王道宗破薛延陀余众，并打平吐谷浑。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任左骁卫大将军的阿史那社尔，任右骁卫大将军的契苾何力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兵十万征讨龟兹。阿史那社尔连续作战40天，攻陷大拨换城，生擒龟兹王，并攻下五大城，招降了70余城。

永徽二年(651年)契苾何力任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八万人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及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卑失五姓叛众,大破之,俘渠帅六十,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封郕国公。显庆四年(659年)契苾何力受命经略辽东,任滨江道行军大总管。龙朔元年(661年),他又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诸蕃35军征伐高丽,斩首三万级,龙朔三年,契苾何力任安抚大使,平定了铁勒九姓叛乱。乾元年(666年),契苾何力再拜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副李勣经略高丽,攻破平壤城,俘获高丽王,凭借功劳进住镇军大将,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国公。咸亨元年(670年),阿史那社尔之子阿史那道真以逻娑道副大总管,副薛仁贵讨吐蕃。

李谨行,其父突地稽为靺鞨部酋长,隋末平所属千余户内附,任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授燕州总管。突地稽跟随李世民击刘黑闥,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又击高开道。贞观初,进右卫军。咸亨四年(673年),李谨行任燕山道总管,破高丽叛党于瓠卢河之西。次年,他又以右领军大将军副仁轨讨新罗。上元三年(676年),因在青海破吐蕃之功,进封燕国公。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相当于唐之刺史)。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平百济时曾以所部降。龙朔中入朝迁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仪凤三年(676年),黑齿常之从李敬玄、刘审礼击吐蕃,独有功,获高宗赞赏擢升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后又进河源军副使。契苾何力明亦从征,任柏海道经略使,多次出战,进左威卫大将军,袭封凉国公。调露二年(680年),吐蕃使赞婆等侵犯边境,驻扎在河源良非川。河西镇抚大使李敬玄与战湟中,败绩。黑齿常之力战吐蕃,大破之,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永隆二年(681年),又在青海大破冀婆,封燕国公。

泉男生,高丽王盖苏之子,乾封二年入朝,迁辽东大都督,玄菟郡公,赐第京师,他协助李勣破平壤,进住右卫大将军、卞国公。仪凤二年安抚辽东,其子泉献诚,天授中以右卫大将兼羽林卫。

李多祚,他的祖先为靺鞨酋长,已经很久以前了。李多祚在高宗朝累迁右鹰扬大将军,讨平黑水靺鞨。垂拱三年(687年),黑齿常之任燕然道大总管,率李多祚等击突厥骨禄咄、元珍,逐之干曷北。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契丹李尽中及孙万荣反,攻陷营州。时任右武威大将军的李多祚与诸将进讨,杀死李尽忠。李多祚以功劳进位右羽林大将军,领北门卫兵。圣历元年(698年),又同诸将击突厥默啜。神龙元年(705年),李多祚协助张柬之等诛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被封为辽阳郡王,食实户800。武周至玄宗朝,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北魏末至隋末大量内附的少数民族部众,已逐渐失去其部族组织。蕃将依然是唐政府武将中的特别重要的部份,以寒族为主,并且不是带领本部族属众征战,而代之以诸民族(当然诸少数民族及后裔所占比重很大)募兵。他们所参加的战争,也以国内战争为主。

高仙芝,原为高丽人,其父开始跟随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二十余岁就拜为将军,开元末,升任到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马使。天宝五载(746年),高仙芝率众进讨小勃律,先后攻下吐蕃连云堡,平定小勃律,俘获了首领。是为唐玄宗朝最重要的边功之一。以此,升任四镇节度使。天宝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负次年,率军讨石国,俘其国王。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任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后代之以右羽林大将军。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后裔,其父曾任安西副都护。哥舒翰初任王忠嗣衙将,多次击败吐蕃。天宝六载(747年)任陇右节度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那年冬天,被任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并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天宝八载(749年),率部攻下吐蕃最重要的前沿据点石堡城。天宝十二载(753年)进封凉国公,食实封300户,加河西节度使,后又封西平郡王。

安禄山,营州柳城人,本昭武九姓月支种。少时父死,随母处突厥中。从开元二十八年

(740年)任平卢兵马使起,十三年间任至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并使,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此间,主要的战事是御、讨契丹。史思明,营州宁夷州人,与安禄山同种族,为安禄山的同伙在安史叛乱之前,在平卢、范阳军中任重要将领的,还有契丹人孙孝哲。

平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中也有大批蕃将。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辈为契丹酋长,其父李楷洛,开元初曾任左羽林将军同正、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平乱前,历任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河西马使、充赤水军使,河西节度使蓟郡公,单于都护副使。李光弼是唐军打平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之一。

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其父为朔方军将。王思礼随王忠嗣、哥舒翰守边多年,以攻拔石堡城功升任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在平安史的过程中,多次出战,随广平王收西京,随郭子仪收东京,又于绛郡破敌,升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乾元二年(759年),在九节度战相州中,仅有他与李光弼军独自保全。最后官至司空。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系郭子仪部下大将,曾从郭子仪参加多次战斗。

仆固怀恩,铁勒后裔。其祖父在贞观二十年随首领内附,官至左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夏州九都督府之一)。仆固怀恩因事王中嗣,安思顺,任至左领军大将军同正负,特进。后隶郭子仪部,是在讨平安史的战争中战功最多的一员大将。

李正己,高丽人,宝应中以军候从讨史朝义。

追随安、史叛乱的大将中,蕃将也占很大比例。其中有:张孝忠,本奚族;李宝臣,范阳内属奚;李怀山,柳城胡人,世事契丹。

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崛起,其基础就是河朔蕃将及胡化汉族军人。确知属于少数民族的重要藩镇主将有:史宽诚,本为奚人,曾随田弘正讨李师道,因为功劳兼任御史中丞;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隶李宝臣;王廷凑,回纥阿布思之族,出于王武俊所部;李茂勋,回纥阿布思之后裔。

唐中期以后,忠于唐政府的最重要的蕃将,当推浑瑊,皋兰州都督。以后,其裔续袭此职,世代为唐御边。浑瑊的父亲跟随朔方军,在边事中战功卓著,迁升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浑瑊从小随父征战,参加了破贺鲁部、下石堡城,收龙驹岛等著名战役。后助破阿布思之功,升迁为中郎将。

安史乱起,浑瑊随李光弼出河北。后从跟随子仪收复两京,讨伐史朝义,前后历数十战,加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实封200户。此后,浑瑊多次随郭子仪讨吐蕃及御边,并讨平周智光。大历十四年(779年)升任单于大都护,不久又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建中后,任检校户部尚书,御史大夫。泾师之乱,浑瑊率部勤王为拒守奉天的主将。兴元元年(784年)平乱后,加侍中、兼河中尹,改封咸宁郡王,此后,又数次击退入侵的吐蕃,官至检校司徒,兼中书令。

同时的重要藩将是尚可孤,李元谅等。尚可孤为东部鲜卑宇文氏的别种,世代居于松、漠之间。天宝末入唐,隶属安史所部。上元中归顺,累授左、右威卫大将军同正,充神策大将。为平定朱泚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功升检校右仆射、封冯翊郡王,食实封200户。李元谅,其先安息人,历任宿卫将领。兴元元年,他同李晟收复京邑,功大,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实封七万户。后同马燧、浑瑊讨平定李怀光,跟随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此后在陇东备边多年。

三十六、河北藩镇的割据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廷与逐渐强盛起来的地方势力及安史旧部相妥协,

以委任节度使的方式默许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在诸割据者中最先开始与唐王朝公开的分庭抗礼，并联合反唐，胁迫唐王朝承认节度使职位的世袭，史称“河北三镇的割据”。河北三镇自建立之日起，直到与唐共同灭亡为止，武装力量始终比较强大，因此而成为唐中期以后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

魏博镇，广德元年（763年），为收抚安、史余众而设置，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下领魏、博（今山东聊城一带）、贝（今河北清河一带）、相（今河南安阳市）、卫（今河南汲县）、磁（今河北磁县）、洛（今河北邯郸一带）等七州。魏博镇的割据始自田承嗣。田承嗣原是安禄山的部旧，安史之乱被平定后降唐，唐朝廷任其为魏博节度使。降唐后，田承嗣暗中仍招兵买马，扩充军备，数年间便拥兵十万余人，又选强悍一万余人，组成牙军。牙军的待遇优厚，主要任务是护卫节度使。牙兵的职位亦世袭。牙军由此成为藩镇割据的中坚力量。田氏于魏博镇相传四代，元和七年（812年），牙军废田氏，拥立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弘正率镇归降朝廷。长庆二年（822年）牙军反叛，拥立史宪诚为节度使，田弘正子节度使田布被迫自尽。此后，魏博镇节度使的废立实际掌握于牙军手中，继田氏后，何进滔、罗弘信及其子孙继续与唐朝廷分庭抗礼。天祐三年（906年），节度使罗绍威不堪牙军的胁迫，借朱温的兵力灭牙军8000余家，魏博镇的武装实力从此衰败。五代梁乾化二年（912年）杨师厚灭罗氏，吞并魏博镇。自宝应二年（763年）割据始起至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为梁所灭，魏博镇割据先后近150年。成德镇，又称镇冀镇，或恒冀镇，唐宝应元年（762年）为收抚安史余众而置，治所恒州（后改镇州，今河北正定）。下领恒、定（今河北定县）、易（今河北易县）、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赵（今河北赵县）等六州，成德镇的割据始自李宝臣。李宝臣是安禄山的义子，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归降唐朝，唐朝廷任命他担任成德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河北沙河、滹沱河下游以南，献县、阜城、景县以西，临城、柏乡、南宫、枣强以北的地方。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任。次年王武俊杀李惟岳，率镇归唐。降唐后，王武俊又怨唐朝廷不任其为节度使，故又率镇复叛。兴元元年（784年），唐朝廷任其为成德军节度使，又重新归唐。成德先后为李宝臣、王武俊、王庭凑及其子孙们所割据，对朝廷时叛时降。唐后期依附李克用参预梁、唐、晋的吞并战争，龙德二年（922年）为晋所并。五代后唐时仍保留其设置，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废。

幽州镇，又称卢龙镇。玄宗时为防奚、契丹而置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范阳。是安禄山反叛的发起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宝应元年（762年）为收抚安史旧部又设置幽州镇。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下领幽、涿（今河北涿县）、莫（今河北雄县）、瀛（今河北河间县）、平（今河北卢龙镇）、檀（今北京密云县东北）、营（今辽宁朝阳县）、蓟（今河北蓟县）、妫（今河北怀平县）等九州。管辖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河北怀平、永清、北京市房山以东和长城以南。幽州镇是河北三镇中势力最强大、内部争斗最激烈的一镇，其割据始自李怀仙原为安禄山军中偏将，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归降唐朝，唐朝廷任其为幽州节度使。大历三年（768年），他被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等合谋杀害。朱希彩强迫唐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使。继续割据。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被杀，朱泚继位。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在朱滔的劝说下入朝，朱滔则拒绝朱泚回镇，迫唐朝廷任自己为节度使。公元785年朱滔死，将士拥立刘怦为节度使，刘氏共传三世，到刘总时弃官为僧。朝廷遂任命弘靖为节度使。为将士不容，反叛朝廷，拥立朱克融。此后，幽州镇内讧不止，节度使更迭频繁。先后更换过朱延嗣、李载义、杨志诚、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张仲武、张直方、周琳、张允伸、张简公、张公素、李茂勋、李可举、李全忠、李匡等，刘仁恭等近二十位节度使。幽州自建镇起，只在元和年间一度听命于中央。唐亡后建号称燕，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破幽州杀刘仁恭。自李怀仙至刘仁恭，幽州镇割据历150余年。

河北三镇的割据开唐末藩镇割据的先河。实行割据的藩镇一般在名义上必须取得唐朝廷的任命，在本境内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可自己组织军队、设立官位、掌握刑赏

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节度使之职也可世代相传。河北三镇的割据局面形成于代宗之时。德宗时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朝廷财政有所好转,于是便开始了抑制藩镇的活动。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请朝廷诏允。德宗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并作好镇压藩镇反叛的准备,李惟岳联合魏博镇、淄青镇等反唐。其结果是李惟岳为部将王武俊所杀,而藩镇纷纷称王。如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唐军讨伐无功,只好妥协。藩镇去王号,名义归唐,唐朝廷承认三镇及其它割据者的权力。宪宗时,唐王朝开始第二次抑制藩镇的活动。元和年间三镇曾一并听命于中央王朝,但由于长期的战争,唐王朝兵器不足,无力进一步消除河北三镇的实力,三镇擅有财赋,拥有重兵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宪宗后,唐王朝对日益强大的藩镇势力一筹莫展。只好以高官厚赏换取他们的暂时的归顺,于是河北三镇气焰日涨,穆宗时于河北实行销兵,引起各镇兵将的不满,河北三镇率先再次公开反叛。长庆元年(821年)幽州镇的卢龙发生兵乱,唐朝廷所委任的节度使张弘靖被兵将拘囚后驱逐,朱克融被拥为留后,与此同时,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了唐朝廷委派的节度使田弘正,发动反叛。唐王朝发诸道兵十万征讨,由于诸将领对朝廷失去信心,又加以宦官监军,指挥不统一结果无功而返。

唐王朝在与河北三镇的斗争中,或以妥协,或以失败而告结束,王朝的力量与声望大大削弱,而河北三镇却在战争的缝隙中养精蓄锐,军事武装日益强大,直到唐亡,三镇割据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三十七、唐蕃会盟

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由藏族在中国青藏高原建立的民族政权。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求婚,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许婚,双方结成和亲关系。从此,双方的关系通过和亲、会盟、册封、吊丧、战争、议和等形式延续了二百余年。其中,双方的会盟经历了若干次。

在吐蕃墀德祖丹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唐蕃双方都希望摆脱困境,恢复稳定和发展环境。中宗即位以后,吐蕃便派遣使臣请求和好,随后又再度提出通婚,中宗许以金城公主出嫁。神龙三年(707年),唐九征在取得对姚州(今云南楚雄县)地区吐蕃大将与姚州蛮联合进攻蜀汉的胜利之后,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划界会盟。吐蕃承认唐朝在姚州蛮地区划分的唐蕃守界,双方以唐九征所立的滇池铁碑为分界,这次会盟史称“神龙盟誓”。

唐玄宗时期,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将河西九曲(今青海黄河河曲之地)以作为金城公主汤沐所的借口据为己有,由此在这里屯兵畜牧,建桥筑城,与唐对峙。开元二年(714年)吐蕃派岔达延赞松献书给唐朝,要求在河源定界立盟。唐派解琬持“神龙盟誓”赴河源与之协商,在唐蕃双方尚未决定之时,玄宗下诏以吐蕃野心窥边犯塞之由欲派兵驱逐。吐蕃遂以唐不愿划界盟誓为理由发动战争,进攻唐临洮军。双方经过洮河之战与小勃律争夺战,在开元十六年至十七年(728—729)之间,唐先后攻破了吐蕃九曲的大莫门城和石堡城。吐蕃连续遣使请和,加之金城公主的努力,双方约定会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派李佺等人为使与吐蕃在赤岭(今青海湟源日月山)会盟,分界立碑,在碑文中回顾了双方的舅甥关系,肯定了赤岭以外境地区的界线。唐还同意与吐蕃在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西北边防空虚占领了崑州、河州等重要军镇。至德二年(757年)又在“助国讨逆”的口号下请求与唐会盟,通过盟约确定已经占领地区的合法化。肃宗不

· 史 ·

得已,命郭子仪等人与吐蕃命名者在鸿胪寺会盟,与此同时,吐蕃又攻陷西平、岷州、剑南等地,随后一举控制了陇右。代宗时期,双方又曾在永泰元年(765年)与大历二年(767年)两次会盟于唐长安兴唐寺,迫使唐承认吐蕃占领的土地。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德宗即位,以太常少卿韦伦为使,护送俘获的吐蕃士兵还蕃,堠松德赞也遣使来唐贡献,互相表示和解的意愿。建中二年(781年)唐殿中少监崔汉衡等人携书赴蕃,协商会盟,最后,双方于建中四年(783年)会盟于清水。清水会盟后,双方分别在长安西郊和邈些再次定盟。清水盟约中划定了唐蕃的界线,唐界自泾州至弹筝峡西口(今平凉西一百里),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凤州(今陕西凤县)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之东为汉界。吐蕃界自兰、渭、原、会等州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之西南为吐蕃界。同时规定双方守界之间为缓冲地带。

在清水会盟后的第四年(贞元三年,787年)又发生了吐蕃平凉劫盟事件。这一年五月,双方会盟于平凉川,尚结赞将三万精骑埋伏于盟坛西部,一举捕获唐使唐将,浑瑊混乱中逃出,其余60余人及游骑全部被扣押,军士被杀者达五百余人,被俘1000余人。这次劫盟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中经几度战争与议和,直至长庆元年(821年)的长庆会盟。

长庆元年,吐蕃以论纳罗等人携带盟文来唐请求会盟,穆宗同意。十月十日,令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王会寺(碑文中记载为兴唐寺),定盟立约。第二年,唐又以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使,一行人民吐蕃赴唐会盟使论纳罗等人赴吐蕃再次会盟。长庆三年(823年)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唐都长安,一碑立邈些,一碑立于唐蕃交界处。唐蕃会盟碑至今尚存于拉萨大昭寺。碑文中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划定的唐蕃的守界,商定了有关通传驿骑、交马互市及捉拿俘虏等事。规定双方按原有的交通驿道来往;交马定在将军谷;双方使差往来的供应,在绥戎栅以东为唐朝供应,清水县以西为吐蕃供给;今后不再捉拿“生口”,对所遇到的“生口”应给予衣食放回原地。盟文还回顾了唐蕃关系发展的历史,重申了永敦和好的愿望,规定了违约的处理办法。唐蕃长庆会盟是唐蕃之间最后一次会盟,基本上结束了双方长期对峙与战争的局面,为汉藏人民的和平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

三十八、神策军中尉的设置

唐代中晚期,府兵与弓骑相继废弛,藩镇据土擅兵,中央王朝所能依靠的军事力量只有禁军。所谓天子禁军,即指南北衙兵,南衙是诸卫兵,北衙是禁军,自南衙十六卫衰废,唐王朝就只能倚重、发展北衙禁军。神策军即是禁军中最重要左右十军(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威)中的两军。

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攻下吐蕃临洮的西磨环川后,就在那里设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安禄山叛乱时,成如璆派卫伯玉率兵千余人入援京师,驻扎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及山西芮城一带)。此时,神策军原驻地沦陷,朝廷即下诏号卫伯玉所率之军为神策军,并以卫伯玉为节度使。命令他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一起镇守陕州,宦官鱼朝恩监其军。后卫伯玉被罢免,这支神策军就归观军容使朝恩统领。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取得全部的河西、陇右的地盘,宦官程元振隐而不报,致使吐蕃军长驱直入,渡过渭水,又攻下长安附近的盩厔(今周至),各地节度使由于忌恨、畏惧程元振的权势,迟迟不发兵来援助,代宗为了躲避吐蕃兵锋而来到陕州。鱼朝恩集中全部隘州军队,包括神策军一起去迎护代宗,并统称陕州军队为“神策军”。代宗驻在神策军军营中等,

待京师平定,鱼朝恩遂率军与代宗同归京城,卫戍宫禁。鱼朝恩被提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入侵,鱼朝恩率神策军屯守于宫苑中,虽无战功,但从此显赫起来。神策军扩充为左、右厢,势力比北军还大,正式成为天子禁军,鱼朝恩任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769年),京兆府境内的好畤、岐州境内的麟游、普润都归属到神策军名下。第二年,神策军又收管了武功、扶风、兴平、天兴,神策军开始难以控制了。鱼朝恩任其部将刘希暹为神策虞侯,设置北军狱,诬捕京师大姓富户,没收其家财入军。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兼神军使,内侍监的身份常与代宗共议军国大事,势倾朝野。大历五年(770年),宰相元载测知代宗已不满鱼朝恩的专横,乘间上奏请求除掉他,代宗与之谋划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禁军,而任用了鱼朝恩旧部刘希暹、王驾鹤为将。

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为神策军使,建中四年(783年),德宗下诏为神策军募兵,鼓励世宦子弟马奴装铠助征。白志贞又暗中用市井之冒充充任,以补不足,这些人名虽入籍,实则仍在军外,以致泾原兵变之时,神策军多戢伏不出,德宗不得已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白志贞被贬,神策军都虞侯李晟等将率兵来援,屯于渭河北岸。德宗回到京师后,为奖赏神策军,其兵将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饶恕死罪,以后,中书省、御史府及兵部、京兆府都不得检核其军籍。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策军之职,以宦官充任。第二年,又下诏府县不得擅处逮捕犯法的神策军将士,必先申报,然后交神策军处理。左右神策军各加将军两名。有鉴于朱泚、李怀光的叛乱,德宗更加疏忌宿将,于是再次任用宦官掌管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之职,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于神策军得到皇上格外的礼遇,特权日见增多,以至缺少粮的戍边军队纷纷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一旦成功,得到的供给赏赐立刻三倍于过去。这样,边塞屯防的不少军队都称作神策行营,统属于宦官,神策军多达15万之多。

顺宗即位后,一度想削弱宦官势力,他任用王叔文、王伾等,并任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但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废天威军,将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下潼关,僖宗逃往四川,宦官田令孜招募神策新军五十四都,分为十军,他自任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并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设都将,也称作都头。景福二年(893年),昭宗企图讨伐李茂贞,但他的军队不战自溃,李茂贞于是连兵进逼京城,昭宗杀了神策军中尉西门重遂和李周谨,才使李茂贞退兵。乾宁元年(894年),同州节度使王行实想胁迫神策军中尉骆全瓊、刘景宣挟昭宗到郿州(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永寿),骆全瓊、刘景宣在长安东市纵火,城中大乱,昭宗被护送到莎城、石门,一个月后才得返回。收拾神策军散失的数万人,重新设置了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四军,被称作“殿后四军”,用宗室亲王将率。乾宁三年(896年),茂贞再次攻打长安,昭宗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华阴一带)。第二年,韩建派兵围住了昭宗的行宫,迫令昭宗遣散了各王所统领禁兵,只许殿后四军保留30人,其余两万多全部被遣散。昭宗返回长安后,将神策军恢复到6000人。兴化三年(990年),左右神策军中尉,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率1000兵卒囚禁了昭宗,矫诏让太子即位。昭宗召朱全忠来诛杀宦官,被宦官发觉,昭宗被挟持到凤翔李茂贞军中。朱全忠围困凤翔半年有余,李茂贞请和,昭宗杀了神策军中尉韩全海、张弘彦等二十余人返回长安,左右神策军从此被废除。

从肃宗朝李辅国起,宦官开始擅揽军权,先是以监军身份持权,节度反出其下,到后来典掌禁军。神策军的兴衰及神策军中尉的设置,集中反映了从代宗到昭宗时期,唐王朝试图任用宦官典掌军,制约骄兵悍将而最终又受到宦官挟制的历史。

三十九、“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代德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十分腐败。德宗外惧于藩镇,内惧于宦官,在屡次对藩镇作战失败之后,便采取了姑息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在朝廷中有意排斥宰相,大权独揽,并任用裴延龄等一批佞臣,专门为他搜刮聚敛财赋。在德宗的一味横征暴敛之下,当时不仅中央的度支、盐铁、户部诸使都有贡献,而且地方藩镇也纷纷以“税外方圆”或“用度羨余”的名义“进奉市恩”。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割留中央常赋,将所得财赋的十分之一二献给皇帝,其余就都落入自己手中,并用作拥兵自重的资本,使朝廷对他们根本无法控制。此外由于德宗的姑息入纵,使朝廷内宦官的专权现象也日益严重。德宗后期,宦官不仅操纵朝政,还利用权势欺榨百姓。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强卖,“置白望数十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阉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高下者。”因此对百姓的掠夺最为残酷。又有宦官所领的宣徽院五坊(雕坊、鹞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也作恶多端。每到京畿放鹰、犬时,他们便至民家“恣其须索”,或以捕鸟雀为名,“皆为暴横以取钱物”,使“百姓畏之如寇盗”。德宗相信宦官,对此听之任之。尽管不断有大臣对宦官扰民提出指责,德宗却一概置之不理。

德宗朝政的腐败引起不少朝臣的不满,太子李诵对此也有看法。其时翰林待诏、杭州人王伾,由于善书法;越州(今浙江绍兴)人王叔文,由于善棋,可以出入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常与他们谈论政事,对王叔文的见解尤为欣赏。经过多年的接触,李诵对王叔文非常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韦执宜、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以及吕温、李景俭、陆须(原名淳)、李谅、李位等人也是二王所引荐,使他们能经常在一起游处,密谋异日掌握朝政并进行改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为核心的革新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病死,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握了政权。时以韦执宜为宰相,王叔文居中用事,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其中包括蠲免百姓积欠的各类逋租旧赋;规定“常贡之外,悉罢进奉”,并停止盐铁使“月进”钱;德宗贞元末政事由人为造成祸患的,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也一切罢免。此外,招致残暴的京兆尹李实,也被贬官。以上措施受到百姓的欢迎,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在此基础上,王叔文集团进一步采取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的行动。他们首先从掌握财权、裁抑藩镇入手,解除了浙西观察使李錡兼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而以宰相杜佑兼度支及诸道盐铁使,并由王叔文协助,着手进行盐法改革(参见“唐代的盐铁官营”)。不久他们又开始了剥夺宦官兵权的计划,任命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的指挥权。但这一举动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他们密遣使者令诸将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使希朝到后,“诸将无至者”,夺兵权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此时,由于顺宗有病,在宫中施帘帷,政事由王伾、王叔文决定,而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妃牛昭容传达,引起朝臣的疑虑和反感。同时王叔文等治国日浅,在朝中没有什么地位和势力,也不为旧日的宰相大臣所容。剑南西川(治今为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因求都领剑南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遭到王叔文拒绝而心怀怨恨。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便利用这些矛盾,与朝中反对势力以及在外直隶、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等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其年三月,俱文珍等先以顺宗